

小說

李寬定選集

中篇小說

中篇

第三卷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-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中國書畫出版社

中國書畫

中國書畫出版社

中國書畫

中國書畫

中國書畫出版社

第三卷

李宽定选集

中篇小说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宽定选集. 3, 中篇小说 / 李宽定著. 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11
ISBN 978-7-5306-5244-2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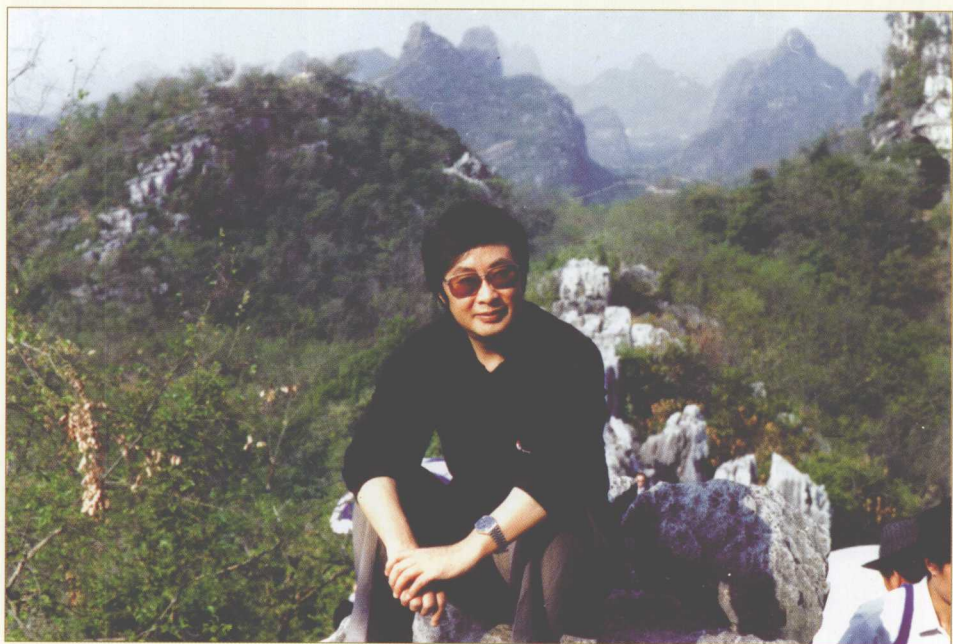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2536 号



1986(贵阳) 除了母亲，我只在普陀山给观音菩萨磕过头，不是为自己。



1986(苏州) 老妻也曾年轻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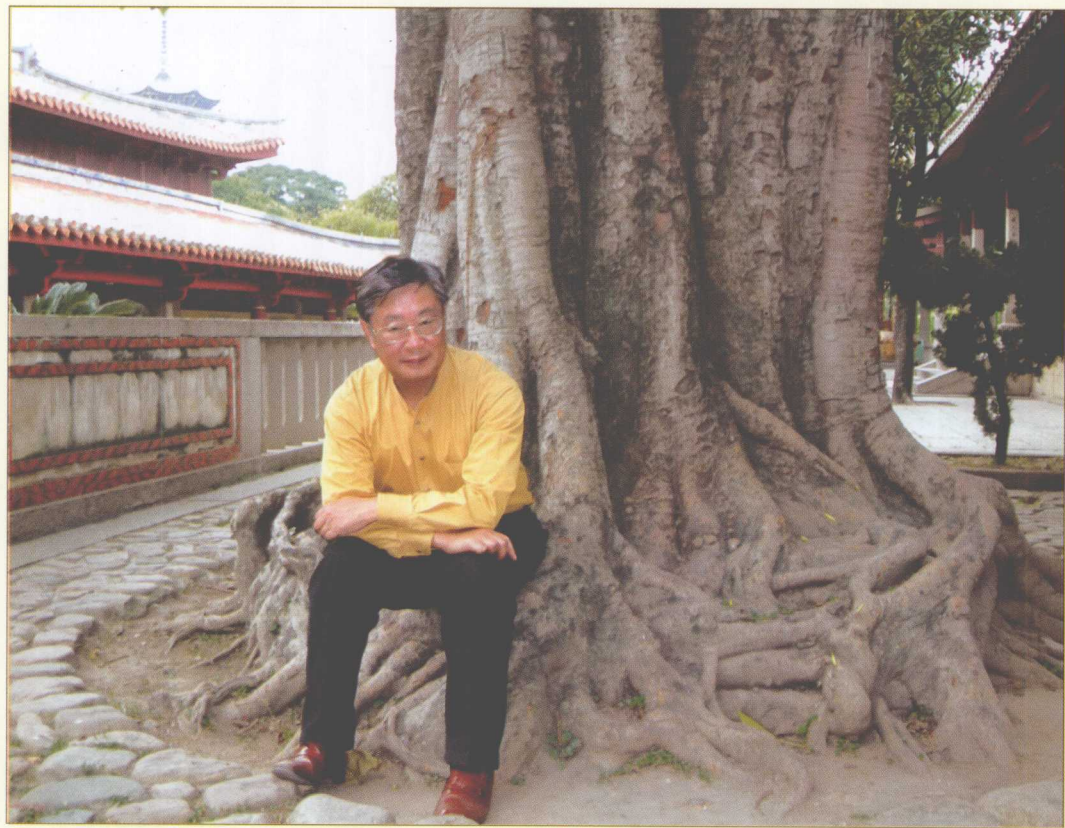
1987(桂林) 我也有过神采飞扬的时候。



1989(捷克) 布拉格之春年年有，我的春天不再来。



1993(贵阳长坡岭) 下海经商。



2005(泉州开元寺) 一夜白头并非神话。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

山林恋.....001

山月儿.....074

良家妇女.....127

小家碧玉.....184

山林恋

在那遥远的地方

有一位好姑娘

——民歌

还是去年的春天,苗青在报纸上看到一小则消息,说青莲莲一家,二十多年中,在落霞山上植树造林五万九千多亩,受到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嘉奖。最近,又有八户人家,联合承包了三十万亩荒山;举家迁到落霞山下,安营扎寨,种植经济林木。青莲莲向这些新迁来的邻居,赠送了两百斤泡桐种子……

苗青激动了好几天。那时,他就疑心这青莲莲一定是丫丫。直到今年的秋天,苗青才从看林人宋双那里得到了证实。

宋双的家,还在复兴场上,还在原来的那个地方,但是呢,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。新建的一幢小楼房,浅灰色的砖,没有一块杂色。门前的水泥院坝好生气派!院墙是用清一色的红砖砌成的。拱门,门很宽,可以开进去小汽车。院墙上牵满了苦瓜、丝瓜和刀豆的藤,还有好多打破碗碗儿花。院子的中间,有一株粗粗的柿树;丫枝上密密地挂满了柿子;柿子红红的,很诱人。

苗青去的那天,宋双不在家。院门大开着,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子,伏在轮椅的把手上,推着轮椅在院里慢悠悠地走;一边走,一边小声儿和坐在轮椅里的妇人说着什么好笑的话。妇人仿佛是生气了,骂了小女子一声:“鬼姑娘……”但却忍不住也笑了起来。

妇人笑着,反过手来想拧小女子的脸。小女子灵巧地把头一歪,用力把轮椅推了出去,跟着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
轮椅直直地朝着柿树撞去。妇人慌了,慌得大声地喊:“三三!鬼姑娘……”

那小女子叫做“三三”。

三三却不慌,站在那里拍着手大声地笑。可是,眼看轮椅就要撞到柿树上的时候,她却像小鹿一样灵活地跑上去,在轮椅的把手上一压;轮椅原地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儿,停下了。

轮椅停下了。妇人掉过头去,瞪了三三一眼,无可奈何,却嘻嘻地笑。

站在轮椅后面的三三,看见了苗青,好局促,慌忙碰了妇人一下。妇人掉过脸来,看见了苗青,也好尴尬。

就是这个时候,屋子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。

铃声一响,妇人赶忙掉过头去,看了三三一眼,三三朝她嫣然一笑,转身跑进屋里去了;一进门,就哈哈地笑起来了。

“同志,从哪里来?”

“从顶山城来。请问,宋双家是在这里么?”

“他到转运站去了,还没有回来。同志,你请坐。”

妇人这样说的时侯,有些诧异,悄悄儿地看了苗青一眼。这样说了,她就用力转动着摇柄,轮椅转了个大弯儿,才转过去了。她是想去给苗青端凳子。

苗青看出了妇人的意思,就赶紧抢上去,从门口把藤椅端到院子里来,端到柿树下。

妇人转动着摇柄,又转了一个大圈,才转过身来了。她把轮椅移到柿树下,对苗青歉疚地笑笑,说:“同志,要喝茶请自便。茶壶在屋里的桌上。”

苗青连忙说:“你不要管我,我要喝我自己会倒的。”

妇人苦笑笑,说:“这哪里还像户人家……又死不了!”

妇人这样说的时侯,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苗青心里明白,这就是在向他表示歉意。可是,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才好,就含糊地说了一句:“你不要这样说。”

妇人不到四十岁,瘦瘦的,很白净;长得不算好看,但很端庄。她坐在轮椅里,用一块蓝布盖着下半截身子。膝上,放着一个绣花的绷子。见苗青注意她绣的花,她就把绷子翻了一个面儿,做得像无意中翻过来的一样。她问苗青;

“同志贵姓?”

苗青刚告诉她,她就轻轻地“哦”了声,很惊讶地看了苗青一眼。苗青也正在看她。她的目光和苗青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,她就朝苗青笑笑,说:“你是……画画的?我听他说过你。”

苗青明白了,这妇人是宋双的妻子。

妇人这样说了,就大声地喊三三。

三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来了。她端着茶,故意不答应,让妇人大声地喊。等妇人看见了她,她就哈哈地大声笑起来,把端着的茶杯递给苗青,对妇人说:

“我就喜欢听你喊人。你喊人,像唱,好听!”

妇人的脸上一红,啐了三三一口,说:“死女子!你该上学去了。你顺便到码头上去喊你宋伯伯,就说有客人来了。”

三三小声儿说:“婆婆又打湿了。”

妇人刚想说什么,三三已经抢先说了:“我已经给她换了。”

“你把换下来的丢在洗衣机里,等会儿我慢慢地洗。你把洗衣机的插头给我插上。”

“我不给你插,我也不要你洗。我晚上会洗。”

妇人见苗青默默看着她们,听她们说话,就对苗青苦笑笑说:“一家人,两个瘫子。三三来这里读书,成了我家的丫头了!”

苗青这才明白了,三三不是妇人的女儿,她们不是一家人。他还以为她们是母女,是一家呢。

妇人这样说了,才又对三三说:“你骑‘嘉陵’去,到码头上喊声你宋伯伯,喊他回来。”

苗青忙说:“不用喊他,我跟三三一起去。我去看看。”

等苗青到屋里放下茶杯出来,三三已经把“嘉陵”发动了。看见苗青,三三就朝他笑笑,让到边上去了。苗青知道,三三是让他去开“嘉陵”。他说他不会,三三也没有推让,就骑了上去。苗青连忙坐到车上去,但心里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想到了丫丫,想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山林的女儿。

路不算宽,三三把“嘉陵”开得飞快。苗青叫她开慢一些,她反而加快了一挡,哈哈地笑。

“三三,你的胆子真大!”

三三光是笑,不说话。

“三三,你姓什么?”

“姓吴。”

“你喊宋双叫什么?”

“伯伯。”

“你们是亲戚?”

“亲戚……叔叔你坐好,抓紧哟!”

苗青心里明白,三三在有意打岔,也就不再往下问了。

三三把“嘉陵”开到码头上,停下了。

码头上,好热闹!青色的焦炭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十几辆汽车、拖拉机一字排开,上百的人正忙着从车上卸焦炭。司机们在旁边的小摊上吃凉面,或是蹲在树荫下喝汽水。在路上停着等卸焦炭的汽车和拖拉机,开不进去,就不断地按喇叭。临野羊河的那一边,七八条装满了焦炭的铁皮船,还没有离开码头,十几条空船就抢着靠拢来。喇叭声、口哨声、咒骂声、铁皮船碰撞的“哐当”声,还有小贩们的吆喝叫卖声……吵成一片,吵得人耳朵发麻!

三三朝高高的焦炭堆上指了一下,示意苗青,宋双就在上面。

宋双站在焦炭堆上,一手抱着算盘,指头上却夹着钢笔;一手拿着个半导体喇叭,指挥着车来船去。那样子,像个大将军。不断地有人跑到焦炭堆上去找他——一定是求他什么!找他的人,一开口说话,就先把烟递过去。他呢,拨着算盘,用半导体喇叭大声地喊,一边应付着那些找他的人,给人往纸条儿上签字。谁递烟给他,他都接,接过去夹在耳朵上;又把夹在另一边的耳朵上的烟拿下来,回敬给那个人……

苗青看着,想着早先的那个看林人,忍不住好笑。要不是三三告诉他,那就是宋双,他一定认不出来了。

宋双终于掉过脸来了。

三三看见宋双掉过脸来,就赶忙朝他挥挥手。他看见了,把算盘和喇叭交给另外的一个人,就飞快地跑了下来,跑到三三的面前,正要对三三说话,却仿佛是突然间意识到:三三的旁边,还站着一个人!这个人,好熟悉!他朝苗青笑笑,却没有认出苗青来。

看林人也认不出苗青来。

苗青好激动,拍拍画夹,叫了一声:“老宋,不认识我了?”

三三在旁边,嘻嘻地笑,插了一句:“顶山城来的。”

宋双一怔,一怔之后呢,认出苗青来了,激动得叫了起来:“是你呀!嘿!”

三三看看苗青,又看看宋双,抿着嘴儿直笑,她骑上“嘉陵”一掉头跑了。

“二十几年了!嘿!一晃!”

“还‘一晃’呀?二十六年了!”

“二十六年了?就二十六年了!”

“丫丫还是在落雁塘么?”

苗青问起丫丫,宋双才猛然间掉过头来,仿佛这才想起了身后的三三!但是,等他掉过头来的时候,三三已经跑远了。

“在落雁塘。哎！你不知道？那就是她的女儿。”

“丫丫的女儿？你是说三三？”

苗青慌忙转过身去，但是呢，三三已经消失在路的尽头了，看不见了。他好后悔，没有好生看看三三；三三留给他的印象，是她的笑声，甜甜的，又脆。

苗青转过身来的时候，见宋双正在看他，就朝宋双笑笑，没有说话。宋双也笑笑，把脸掉开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间，两个人都沉默了。但是，眼睛呢，都在脉脉地看着野羊河的上游，看着上游的那些绵延的山，山的那一边，那一边……

苗青和宋双，顺着河边，往回走。

风，从上游那边，远远地把蝉声吹过来，那声音，悠长而单调。

苗青已经从宋双那里得到了证实，证实了青莲莲果然就是丫丫。

“女儿都这么大了！”

苗青这样说了，立刻就感到自己这话好没意思；但是呢，宋双却接着他的话，说出一句更没意思的话来。

“三三她姐姐，自己包着盘缠到四川去学习木材加工，过了端阳就去的，现在都还没有回来。”

这话，比野羊河里的水还淡。但是呢，这么一开头，两个人仿佛都感到自在了一些，慢慢地就说起了落霞山和落霞山下的落雁塘；说起了落雁塘边的丫丫和丫丫的那些年辰久远的事情……

上 篇

1

落雁山在离复兴场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在野羊河的尽头。

落雁塘就在落雁山的下面。

“落雁塘”，这是写在县志上的名字，当地的人不这么叫；他们把“落雁塘”叫做“野鸭塘”。因为，到了秋天就有成群的野鸭飞来，落在塘里。其实，那不是野鸭，是雁，是从远远的北方飞来，又向远远的南方飞去的大雁。

落雁塘是个绝妙的地方，尤其是在秋天，又尤其是在秋天的日落黄昏的时候。

细长的落雁塘，样子很像一片嫩绿的柳叶儿，叶柄连着野羊河，叶尖儿呢，在山林的中间，一直伸到那高高的山崖脚下。一道飞瀑，从崖口垂垂地直泻下来，落进深深的塘里。水从崖口上跌落下来的时候，散开了，凸起的岩石，像刀，把帘

一样的水划破了。有几股水,跌落在下面的岩石上,跌得粉粉碎,溅起了一团团的水汽。水汽漫开,很像薄薄的雾,被山风一吹,绵长地牵开,又像轻轻的纱,晚阳斜照的时候,虹就透过像薄雾一样的水汽,悄悄儿地从山林的那一边伸过来,降到了塘里。

塘水很清亮,平平地放在两山之间。塘的两边,都是笔陡的坡,坡上,已经成了林的杉,密密的、粗大而挺拔。杉林中间有好多枫树。到了秋天,霜风一吹,满山的枫叶都红了;夕阳残照的时候,就仿佛是整个山林都燃烧起来了。山林是红红的,晚云是红红的;山林和晚云,倒映在清亮亮的水塘里,水也是红红的。不光是水,水中的枯苇,苇边的柿树,柿树下正在塘里洗衣的村姑,都是红红的,红成了一片。雁呢,又多是在这个时候飞来,就仿佛是从彩虹中飞出来的……

塘边,七八幢小小的石头房子,疏落有致地散在山林的边上。只有房顶上那些长满了青苔的杉树皮,和杉树皮上面飘忽着的炊烟,才是黑黑的。仿佛是有意无意地要给山林来上这么几笔点缀。

真是神来之笔!

苗青的《山林恋》,画的就是这个地方。不过,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

那还是1957年的秋天,苗青刚刚满过十八岁的时候。十八岁,这是个像梦一样的年龄。人到了这个像梦一样的年龄,常常会做出些像梦一样的事情来。正在跟师学画的苗青,从县志上知道了这个地方,就背着画夹,挎着干粮,溯野羊河而上,经白杨渡,过复兴场,朝前走,走到了河的尽头;正当满山落照,雁从彩虹中飞来的时候,他来到了这个地方。

他站在塘口的斜坡上,看看天,看看水,看看山林,仿佛是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,又仿佛是融进了一幅画中。他看呆了!

那天,苗青在一蓬青青的箭竹后面坐下来,打开画夹的时候,激动得手都颤动起来了。他恨不得把眼前的这一幅大自然的杰作,完整地搬到自己的画纸上。可是,就在这个时候,雁就飞来了——从彩虹中鱼贯而来,“嘎嘎”地叫着,落在塘里,落在塘里之后呢,就仿佛是两群小学生郊游归来,聚在一起,好高兴;翅膀拍着碧绿的塘水,放开嗓门儿,“嘎嘎嘎!嘎嘎嘎”地叫了起来。

满塘的大雁,满塘的叫声,好热闹!

塘边,苇的那一面,那棵红红的柿子树下,正蹲在一块青石板上洗衣裳的村姑,听到雁的叫声,就慢慢地站了起来,侧过身去看那些雁,看那些雁滑动着翅膀,拍着清亮的塘水,看得出了神。她出神地看着,那垂着的手,也慢慢地、轻轻地滑动起来。她的那只手臂,划动起来的时候,非常的轻柔,就像那些雁用翅膀拍水

一样。

苗青躲在箭竹的后面，偷偷儿地看那村姑学雁划翅，忍不住好笑，笑出了声儿来。

村姑好像听到了苗青的轻轻的笑声，她突然掉过脸来，凝神地朝箭竹这边看——她突然掉过脸来的时候，张开的双臂，依然那么张开着，仿佛是忘了放下来。

苗青慌忙把头低下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生怕那个村姑走了。

村姑朝箭竹这边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就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嗨！”

隔了一会儿，见没有响声，她又大声地喊了一声：“嗨！”

喊过之后呢，见仍然没有动静，就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。她哈哈地笑着，又侧过身去，摆动着双臂，仿着雁的叫声，轻轻、轻轻地唱了起来。

“嘎嘎嘎——”

“嘎嘎嘎嘎嘎——”

仿佛是她自己的歌声，把她自己逗乐了。她突然间哈哈地大声笑着，扭动着腰肢，舞动着手臂，故意地唱一句，变换一个音韵相近的字眼儿；声音呢，忽然高了三度，忽然又低了三度；忽然粗，忽然细，又忽然一字一顿，就好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歌唱家，在练嗓。

“嘎嘎嘎——”

“哗哗哗——”

“呀呀呀呀呀——”

.....

苗青躲在箭竹的后边，好惊讶；惊讶那村姑的嗓音，怎么会这样甜，这样脆，这样圆润？他听村姑唱，莫名地激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忘情地站起来，收起了他的画夹。他想走到塘边去，站得近近的，看看那个村姑，看看她的脸……

突然间，歌声像被刀切断了一样，戛然而止。村姑掉过脸来，看着苗青的这边，像是诧异，又像是不好意思，嫣然一笑，慌忙把青石板上的衣服抓到木盆里，端着木盆转身就跑了。她顺着山林的边上，跑到了远远的地方，却忽然间又掉过头来，朝这一边甜甜地一笑，调皮地喊了一声。

“嗨！”

苗青这才突然间醒悟过来，那村姑不是喊他，也不是对他笑，她没有看见他。他急忙掉过头来。果然，他的后面，离他不远的地方，站着一个背枪的男子！

那个背枪的年轻男子，刚刚从山上下来。他站在山林边的小路上，默默地看着塘那边的村姑。村姑喊的是他，是对他笑……

这背枪的年轻男子,就是看林人宋双。

2

苗青在落雁塘住了七天,就住在看林人宋双的木头房子里。

宋双的木头房子,在塘边的一个小土坡上。那是一间很古怪的房子。房子的四壁,都是很粗的松木,一根根并排着栽在泥里,栽得深深的。木头上,靠近土的地方,长了好多白色的霉斑,还有菌儿。顶上盖的,也是一排粗大的松木。松木的上面,盖了一层杉树皮,用很多石头压着。没有窗,关了门,屋里就黑黑的,像个洞。门口,有一棵粗大的樟树,树冠像一把撑开的伞。站在樟树下,塘边的那几户人家,连端着饭碗站在门口说话都听得见。

宋双把苗青邀到屋里,好欢喜,光是笑。他仿佛没有别的话,说了好几次,都是同一句话。

“嘿嘿!今年,还没有人进山来过哩!”

他这样说的时侯,就看着他面前的地上,嘿嘿嘿地笑。他的嘴很大,嘴唇又厚;笑的时候,嘴里越发显得大了。一看就知道,他是个老实憨厚的人。

宋双说的话不多。苗青说话的时候,他就睁大了眼睛,默默地看着苗青;那眼光,仿佛有些惊讶,而又困惑。苗青看他的时候,他就笑笑,装着做一点事情,把脸掉开了。苗青不问他,他难得说一句话;说话的时候呢,就看着他面前的地上。苗青问他,问了好多话,才明白了:他不是本地人。他的家在复兴场街上,家里只有父母亲。父母亲都老了。他是林业局请来看山林的。他到落雁塘来的时候,才十六岁,在这里已经三年了。

苗青问他:“你和塘边洗衣服的那个姑娘熟吗?”

苗青这样问的时候,见宋双显得很局促,又慌乱;他不回答,蹲在灶边,拿起吹火筒使劲地吹火。其实,灶膛里的火,烧得旺旺的。苗青觉得有点儿怪,看着宋双,没有再说话。

苗青看着宋双,固执地沉默着。宋双见苗青老是看着他,不说话,才掉过脸来,朝苗青笑笑——他的脸上,红红的,汗津津的,好尴尬。他支吾着说:“落雁塘就这几户人家,都姓青。他们都是打猎的,祖祖辈辈都住在山里……”

宋双这样说的时侯,额头上的汗水,就细细地渗出来了。

苗青好诧异,就赶忙把话岔开了。他说:“那姑娘的嗓子真好!”

苗青一开口,宋双才仿佛松了一口气。他走到灶头边去,却又疑惑地悄悄儿看